



陳忠信

民國33年12月10日生

高雄市

私立淡江文理學院工商  
管理系畢業。

經歷／

歷任村里幹事、稅務員  
等職。

現職／

中央銀行行員

曾發表之作品：

「歸根究柢」入選中央副  
刊小說選第二集，「凱  
歌」獲選國軍第十六屆  
文藝金像獎短篇小說第  
二名，「路」獲選國軍第  
十七屆文藝金像獎中篇  
小說佳作。

## 木棉花(斑芝仔樹)

短篇小說第一名 陳忠信

沈沈深夜，這兒不是西門町，不是萬華夜市。睡著的復興南路上，有個不歸的年輕人彳亍著。霧雨下的路燈畏縮淒迷。路燈下的木棉樹枯禿兀立。他繭厚的手掌，感覺不出木棉樹幹上稜刺的刺痛。

立春早過了。台北的冷天比高雄長許多，難怪成排的木棉樹老長不高長不壯，葉落得早，花開得遲，甚至於沒見過它們結木棉。農曆二月天，還瞧不出開花的訊息。

他很慢得慢的一株挨一株撫摸著木棉樹，像母親冬夜裏起床，審視踢被的孩兒們。多少個夜晚了，像地球、月亮、太陽之間的軌跡，夜夜重複又重複。可是這幾天，他內心有兩股衝突力量揪打不休，既渴望急急到達那株特別嬌小的木棉樹下，雙腳卻磨磨蹭蹭擰得兇。

他終於到達似是多少光年一般遠的所在。兩腳交叉站著，高舉雙手過頭頂攀握住木棉樹幹，肩背也挨貼著，仰臉直盯住對面三樓那扇窗子——住台北的人多數習慣熄燈睡覺，所以夜晚的窗子好比那家人的眼睛，亮燈的表示還醒著，黑窟窿的則已經入夢。

窗扉緊閉的燈下，玉菁兩手托腮跨在書桌上，秀髮像懸瀑紛披，「莎士比亞」難在眼前，「羅密歐與茱麗葉」的情的愛跟她何干？可是這幾天，隱有絲絲振奮的暗潮在她內心起伏，同時放過她多時的無力感也尾隨重現。

她再度開抽屜拿出那個小木盒。木盒是大大一負笈台北從高雄鄉下帶出來的，已經塵封在旅行箱底不少時日。幾天前聽二哥說在復興南路口碰到心豪，才又心蕩手抖把它翻出來。

打開木盒，幾個乒乓球大、毛絨絨、雪白雪白的木棉球攤在桌上，內藏兩三粒深棕色種籽若隱若現。她噘圓櫻桃小嘴，輕吐蘭氣，木棉球像初學會翻身的嬰兒笨拙的翻滾。她猛一吹氣，有一顆滾離桌面，飄飄然落下，她忙接進手掌心，癡癡笑開。

「小壞蛋，別逃，逃不掉的。」

出去約會的學妹開門進來，眼睛睜得牛眼般大。

「哇，好漂亮喔！這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斑芝仔棉」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外面的行道樹會結的。」

「妳說的是木棉樹？」

「嗯！我們小時候在高雄鄉下，管它叫斑芝仔樹，晚秋開始落葉，冬天開花，春天結果，果莢熟透爆開來，像這樣的棉球滿天飛，我們不忍心看它落到地上給泥灰弄髒，就撲著搶著，拉開裙擺去接，接到的都裝進麵粉袋裏頭，裝滿之後，拿針線把袋口一縫，就是一個上好的枕頭，睡起來好軟好舒服。」

她越說越陶醉，聽得紀雯嚮往織夢。

「哇！那多美呀！快，快告訴我，外頭那些樹哪天開花結果？我也撩起裙擺去接。」紀雯是在台中市區長大的，去年暑假才來台北。

她啞然失笑：「在大馬路上，妳敢嗎？」

學妹吐吐舌頭：「討厭，它爲什麼要長在大馬路上呢？」

「這是種的，從苗圃移植來的，要它自己長，它才不肯長在台北的大馬路上呢！像我們小時候，那些斑芝仔樹都是自己長的，長在田壠上，主幹直挺挺往上長，枝葉也一層一層很有規則的平伸出去，又不茂密，絲毫不礙著農作物，所以，農人都不隨便砍掉它們。」

「那好，現在該是開花結果的季節吧！哪天學校放假，我跟你回去。」

「好，要去就得儘快，再過幾年，恐怕一株都找不到了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家鄉的經濟在快速繁榮進步中，很多沒有實用價值的舊東西都會被砍除破壞。」

「唉，那多可惜，」學妹失望的嘆口氣，隨又自我安慰：「不過，沒關係，好在還有外面的路樹，等木棉球爆開來的時候，我們挑像現在這樣的半夜去接嘛！」

「很失望，我只看過它們開花，花很漂亮，可是謝了之後，什麼都結不出來。」

「真的？」學妹捧初生兒似的捧個棉球端詳良久：「這樣說來，妳這些小乖乖是從家鄉帶來的囉？」

「那當然。」

「已經保留好幾年了吧？」

她點點頭，學妹咬著指甲在費心想什麼。

「我猜，這裏頭有個感人的故事，對不對？」

「感人的故事？或許吧！」

「故事的主角是妳，還有個白馬王子。」

面對樂天的學妹，她悽然一笑。

斑芝仔樹下的童年多彩多姿。晚秋，黃葉落盡，看似枯禿的枝極上魔術般冒出一粒粒花苞。長到拇指般大小，那些大男生一竹竿掃下，花苞滿地滾，大伙兒像無頭蒼蠅橫衝直撞追著撿，直到個個口袋裝得鼓鼓的，才擺一副軍隊凱旋榮歸的架勢，叫著嚷著列隊回到稻埕上賭轉陀螺。花苞尾部尖尖的，兩支手指捏緊蒂頭用力一旋，它就跟陀螺一般旋轉。兩三個人匍地比賽誰轉的時間長，先倒的就輸給對方一個。花苞大到不能玩了，他們就等開花。沒有綠葉烘托，總覺得滿天火紅比夏天的鳳凰花開更熱鬧。大朵橘紅花插頭上，撕下花瓣貼成個大花臉扮新娘。再過一陣子，就是銀鈴般笑聲追逐棉球滿天飛滿園滾了。

心豪大她五歲，從小就護著她。有一回，有個玩伴戲耍著搶她裙兜的花苞，他不分青紅皂白跳上去就把人家揍出鼻血。又有一回，她扮新娘，有個玩伴拿一串花環正要往她頸上套，他跳過來猛一推，也把人家推得在斑芝仔樹榦上撞破了頭。兩回都挨阿海伯一頓狠打。可是，個性似乎越打越強。

直到她上高中，少女情懷直覺心豪的情意深信不疑。就爲了他的倔強使她深感難以掌握之苦。難忘那次爭執。

是個燠熱的夏夜。她被聯考的壓力逼得喘不過氣，他則剛退伍回來，爲了工作的抉擇跟阿海伯爭得心煩氣躁。沒有一絲半絲風息，斑芝仔樹像是在屏息觀變。

「心豪，我跟你說話，你聽到沒有？」

他抱胸背靠斑芝仔樹榦，渾然不覺刺痛。鼓顫遠望無星無月的夜空。

「心豪，不管你高興不高興，我必須要說——。」

心豪像被激怒的困獸，對女友揮動拳頭：「算啦、算啦，我知道妳要說什麼。」

「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況且我答應的是長輩阿海伯——。」

「他要我跟他一樣，種田、種田，做一輩子土牛，我偏不幹。」

「可是，你是農專畢業的，在泥巴裏頭討生活是最合適的。」

「農專、農專，讀了三年農專活該在泥巴裏頭打滾一輩子，是不是？醫學院的落榜生，活該

叫人瞧不起嗎？」

「都是你自己心理作祟，事實上，瞧不起你的只有你自己，阿海伯的意思——。」

「閉嘴，我決定的事情，鬼神都改變不了。」

她頓時像隻洩了氣的皮球，好想抱住斑芝仔樹幹痛哭一場，但是忍住了，只變聲變調說：

「你還是決定要到台北去，是嗎？」

「對，我到台北去混給你們看，不混出個名堂來，絕對不會回來丟人現眼的。」

「你就完全不尊重別人的意見，稍爲考慮一下嗎？」

「對我没好處。」

「好吧，就算你混出什麼名堂，也別回來找我……。」

她終於瞥不住，哭著跑回家去。

心豪楞傻半晌，儘管懊悔，兩腳卻斑芝仔樹一樣釘在原地。忽然覺得玉菁的脚步聲擴散成千軍萬馬在奔騰，原來漫天倒下遲來的西北雨。他沒動。

「就這樣，他真的走了。」

「沒再跟妳連絡嗎？」

「沒有。四年來，連他爸爸都不知道他身在何處。」

「真的？有這種牛脾氣，也真服了他。妳認爲他來台北了沒？」

「來了。」

「猜的？還是肯定？」

「肯定。」

「憑什麼？」

玉菁猶疑一下，還是說了：「幾天前我二哥在辛亥路跟復興南路交叉口碰到他。」

「真的？妳可以去找他呀！」

「他不肯讓二哥知道他在哪兒。不過，二哥倒是讓他知道了我們這兒。」

「難怪妳這幾天一下課就直往家裏跑，」紀雯像發現寶藏般驚呼：「慢著，這兩天我發現有個男人，老在對面往我們這兒張望。」

玉菁觸電般一震，滿臉狐疑盯住紀雯。

「真的，真的，剛剛我回來的時候還看到他，」紀雯說著搶過去推開窗子，一股寒流撲進來，玉菁起陣寒顫。



「不信，你瞧。」

玉菁前一瞬觸的是家庭用電，這回卻觸到高壓電，渾身抖個不停。學妹抓起椅背上的厚夾克塞給她。

「快去呀！」

窗子遽然打開，心豪意識裏閃現軍中演習的情形，預感到那兒可能伸出機槍對他掃射，於是本能的急急逃開。好一陣子才發覺脚程並不快，私心寧願被射中。背後「還還還」的脚步聲，像極了機槍的掃射。

「心豪、心豪。」

久違的喚聲，依然情深。他慌亂著不知道將以什麼樣的表情對她。脚勁一緩，終於停住不動。這才感覺出熱血翻騰，心臟插動得比才跑完五千公尺還兇。

機槍掃射聲也跟著停止，聽得到她的急喘心跳在身後應和著。

「心豪，我總算找到你了。」

哽咽、心怯、委屈無處訴的聲氣，叫他激動不已，他急轉身抱住她。

「玉菁，我對不起妳。」

一聲呼喚，喚出四年的相思苦和悔恨情。

## 二

台北的長冬，難得有個見陽天，更別奢望太陽興緻高昂的開一整天臉。可是，心豪在苗圃裏忙一整天，曬得渾身暖酥酥，聽到紅磚道上學童歡笑追逐聲，仰看西天，居然還是一片緋紅，被大樓分割後的餘暉，還披在樹梢，還鋪展在地上，空氣間散佈著陽光特有的香味。

明天八成又是個大晴天。他加快手脚繼續翻土。泥土跟人一樣，曬太陽是最徹底的殺菌消毒。

小時候常在廟會聽到，跟永靖伯相伴的時日裏才記熟的「牛犁歌」，心情再煩悶都不屑去唱的，此刻居然打心底裏輕快的躍出。

「頭戴竹笠喂，

遮日頭喂，

手牽犁兄喂，

行到水田頭。

哪噯唷犁兄喂，

日曬汗愈流，  
大家協力啊，  
來打拚暖啣喂！」

永靖伯笑迷迷踱過來，在他身後等他唱個段落。

「阿豪，收工了。」

「太陽還沒下山呢！」

「好啦，明天再做，你趁早洗個澡，然後去理個頭，把鬍子刮一刮。」  
他起身，疑惑的盯住古銅色慈祥樸拙的臉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晚上要出去約會，不是嗎？」

「沒有呀！」隨又怯於面對永靖伯慈祥的笑眼，只好移開視線，不安的說：「我這幾個半夜裏出去，你都知道啦？」

「嗯，老年人睡眠淺。不過，你有心事，出去走走散散心，也是應該的。一個年輕人，一年到頭像個老和尚，天天困在這座苗圃裏，我也不贊成。」

「你知道我年紀輕，定力不夠、脾氣暴躁。」

「我說的話，你始終沒聽進去。人跟這些花、這些樹一樣，要一天一天長大的，不是嗎？長大不光是多一歲、多兩歲而已。有句俗話說：『吃一歲，學一歲。』你都不學，增加年歲就不是長大，而是在老去。」

「永靖伯，你嫌我的是嗎？」

「我永遠不會嫌你，不會趕你，但是無論如何我要逼你，逼你走回人羣去，面對社會、面對現實。你始終不肯接受挑戰，就得不到磨鍊，就算活到我這把年紀，壞脾氣照樣改不掉。」老人手搭年輕人的肩，笑裏充滿鼓勵：「昨天晚上是個轉機，對不對？希望你別退縮，拿出勇氣往前走。」

心豪一愣，羞意一笑：「昨天晚上你看到了？」

老人笑出滿臉得意：「我躺在床上聽到而已，去去去，去洗個澡、理個頭，我馬上要去兒子那兒，沒準備晚上吃的。」

永靖伯搶下心豪手中的耙子，推推他。

「可是，我約她晚上來我們這兒。」

「唉呀！你這孩子，怎麼不早說呢？一點準備都沒有，快，你去收拾收拾，我出去買點滷菜。」

老人嘴巴大張，說了之後慌做一團，逗得心豪開懷大笑：「哈哈，你別緊張，我要她看看我們生活的真面目。」

老人没答理，推出腳踏車上街去了。幾十分鐘之後，提個大塑膠袋回來，在簡陋乾淨的廚房內掏寶似的一小包一小包攤開擱盤子上。

玉菁下課，回家洗過澡，盼不到天黑，沿復興南路走下去，景緻跟昨夜大不相同。下班時間，人車匆匆，十分熱鬧，滬雨後的一整天大晴，乾爽舒適。她讀的是師大，租住的房子靠近和平東路，很快就來到辛亥路上的苗圃。

心豪等在紅磚道上接她進去。一盆盆古意盎然，逸趣橫生的盆栽列隊歡迎她。

「哇，好美喔！」她半蹲下身，意欲細細欣賞。

「玉菁，妳要看，以後多的是時間，我先帶妳進去見一個人。」

碰巧老人收拾好出來。

「噢，永靖伯，她是玉菁。」

老人笑得擠出滿臉刻痕，對少女哈腰：「歡迎、歡迎。」

「老伯，您好！」

「好好，去，進裏邊去坐，阿豪，飯菜都準備好了，你幫我招呼——」老人想了想：「噢，

叫玉菁，是嗎？」

「是的，永靖伯，您要上哪兒去？」

「我說好了，要到兒子那邊去呀！」

「真的？」心豪不信。

「當然是真的，玉菁，失禮喔，下回白天來，我再帶妳觀賞各色各樣的花。」

「謝謝！」

老人走了一段路，才打公共電話通知兒子，隨後上了部計程車。

玉菁看著老人走遠，回頭問心豪。

「他是誰？」

「我的再造恩人。」

玉菁滿臉驚疑。

「唉，說來話長，到裏邊去，坐下來吃飯，邊吃邊談。」

平頂磚造的工寮式三間房，粗獷結實，簷下堆放肥料和農具。中間是光潔的客廳，四張小籐椅帶茶几，窗下一張書桌，擺一排園藝方面的書籍，左邊是臥房，兩張單人床，有個矮櫃，上擺一台小電視機。看完這些，心豪帶玉菁進廚房，飯桌在那兒，飯菜碗筷都擺齊了，招呼她坐定，自己也落座，頓感眼睛熱辣辣。永靖伯待他太好了。

四年前，負氣來到台北，遽然感覺掉入茫茫大海。

台北太大了，大到叫他不知道何去何從。人多、車多，每個人、每部車都跟陀螺一般旋轉個不停不歇。頭幾天找到一個同學的親戚家落脚，一大早出門買份報紙看「事求人」，認為合適的，立刻翻市街圖、找公車路線表。人生地不熟，半天能找到目的地算運氣不錯的，但是多數已經有人捷足先登，或者已經下班，即或僥倖能坐下面談，問的是：會打算盤嗎？懂會計嗎？英文程度如何？最好是讀過商用英文跟國際貿易。一聽到是農專畢業的，涵養好的直搖頭，涵養差的就惡聲惡氣：「什麼都不懂，什麼都不會，你還來搗什麼蛋？」幾次狠瞪對方，猛站起，踹倒座椅。

不好意思刁擾人家太久，謔稱找到供膳宿的工作，離開同學親戚家，住進一家廉價的旅舍，裏面又破又髒又亂，進出的都是些穿短褲、拖木拖鞋、抽新樂園香煙，說話像吵架、剝著花生、大口大碗喝烏梅酒太白酒之流的中年男人，有張多風霜而憨厚的面孔，聊天中，知道他們多數是從中南部來台北賣苦力的工人，有些是建築工地的工寮還沒造好，有些是工地已完工、等著轉移工地、捨不得花錢回家探望妻兒、暫時住個三兩天，還有些是做散工的。幾個人擠一張通舖，像他這樣單獨睡個房間、遊手好閒的並不多。他雖然流露嫌惡、冷淡的態度，他們照樣跟他搭訕，發現口音相近，對他更加友善，都想助他一臂之力，離開時邀他同往工地，偶然閒極無聊，抱著瞧熱鬧的心情跟去。沒有一技之長，只能賣苦力。做個兩天，疼惜起泡破皮的手掌，難熬椎心透骨的酸痛，又逃回宿舍，閉門痛責自己不該作賤醫學院落榜生的高貴身價。

後來，好不容易被一家農機公司錄用，名義上是職員，實際工作包括推銷、打雜，底薪奇低，農業機械尚屬處女市場，開拓需相當大的耐心，偏偏他三番五次犯脾氣，老板怪罪他壞了幾筆將成交的生意，他氣極自捲舖蓋。

復興南路上的木棉樹，像倚閭翹望的慈親，多少個夜晚，撫慰他失意、寂寞的情懷，穩定他浮躁的心緒。

「回鄉下去、回鄉下去，泥土才是你生命的根源。」悠悠鄉情頻頻招喚，無奈有道無形的牆



，使他抗拒面對脾氣跟他同樣，比使性子蠻牛還強的阿海伯。母親早逝，使得父子倆喪失潤滑劑。當年堅持重考，不上醫學院永不罷休的。

「你不是那種材料，爲什麼要充大樑？你給我把農專好好讀完，家裏這些田地等著你回來種，只要你肯流汗，絕對會有好收成，沒有一種行業比在泥土裏討生活更牢靠的。」

他不同意父親這種論調，可是終於被斷絕財源的威脅所屈服。一旦他回去，無異這回合又落敗，而且是一敗塗地。

是個比昨天還淒冷的深夜，他拉緊灰夾克的拉鍊，手緊貼口袋底，背越弓越低，脖頸直縮，風捲起細雨打在臉上，針針刺刺，忍不住嗑牙冷顫，他不敢回那個連餓狼的老鼠都不會去闖空門的破窩，怕房東隨時會破門而入。對街，遠處的燈籠還亮著，他磨磨蹭蹭過去，燈暈下踱過幾趟，熱煙蒸騰，像舞姿妙曼的少女胴體爆炸出對處男的誘惑。他挺挺胸，跨步進店內。想不起多少時日沒曾像模像樣吃一頓了。望著空盤空碗、空酒瓶空酒杯，手撫撐得難過的肚皮。顧客走光了，老板在他眼前晃進晃出，準備打烊。不勝酒力的腦袋尋思不出脫身之計。老板的身影才被裏頭的門吞沒，他立刻脫下手錶擱在桌上，悄悄出店，然後拔腿就跑。時間對他全不重要，況且那又是隻不再盡職的破錶，老板發現，絕對會追來。可不是追來了，分不清是風聲腳步聲，像是只有自己腳下的聲音，又像是身後有聲音應和。橫過馬路，提身一躍，往濃黑的矮樹叢後跳進去。

「噗通」一聲，接著陣陣呻吟。老人開門出來，拿手電筒找到籬下，把心豪從圳溝裏拉上來，扶他進屋。

「年輕人，怎麼醉成這樣呢？你擺擺手踢踢腳給我看看。」  
心豪照樣做了。

「還好，手脚沒有骨折。好冷的天，你來，趕緊進浴室去沖洗沖洗，我給你拿乾淨衣服。」  
穿上老人的衣褲出來，噴嚏連連，渾身抖個不停。老人替他幾處破皮滲血的地方擦藥。又讓他喝下一碗熱薑湯。

「不用回去了，就在這兒住個晚上。」

想不到一上床，高燒就縛手縛腳拴牢他，除了惡夢像放電影一般一幕幕、一齣齣映現外，別說天地時空、連自己身在何處都渾然不知。醒來時，已經是幾天後的晚上，有個醫生在收拾聽筒、溫度計等。

「阿伯，台北的醫生也出診的嗎？」醫生走後，喝完熱牛奶，精神舒爽得多，他問老人。  
「他是我兒子，天天來看你。」

天亮之後，他下床到外面，才發現好大一個苗圃。有花苗樹苗、有盛放的姹紫嫣紅，有千姿百態、古意盎然的盆栽，老人蹲著給盆栽剪枝。

「阿伯，你說你兒子是醫生，可是真的？」他踱過去，冒冒失失問出了大半夜的疑問。「當然是真的，」老人沒有不悅，含笑反問：「怎麼？你不相信嗎？」

他歛意一笑，搖搖頭踱開。

晚飯桌上，他忍不住舊話重提：「我今天看到你兒子開外國的名牌轎車，他絕對是賺錢。而且是賺大錢的名醫，你爲什麼還要這樣辛苦呢？」

「你認爲種田辛苦嗎？」

他坦然點頭。

「就算辛苦吧！可是，如果光有土地，卻沒有耕種的人，我們拿什麼來餵飽肚皮呢？土地能自己長出什麼來養育我們嗎？」

他皺皺眉，多像爸爸的論調。

「我當年執意要考取醫學院，就是不要再讓爸爸過苦日子。」

「哦！你考過醫學院，結果呢？」

「只考取農專，我要重考，爸爸堅決不答應。」

「農專讀了沒有？」

他點點頭。

「聽你的口音，八成是南部的人，對不對？」

他又點頭。

老人懂了，又是個不肯腳踏實地的年輕人，迷信台北是金山銀海。

「你來台北，工作還不錯吧？」老人明知故問。

心豪垂下頭，苦笑著，細聲細氣說：

「我現在是無業遊民。」

病好，老人沒有趕他，他涎著臉皮留下來。

老人每天照顧花樹，專注而充滿愛心，心豪懷疑他是不是拿它們當兒孫。

「頭戴竹笠喂，遮日頭喂，手牽犁兄喂，行到水田頭。哪噯噯犁兄喂，日曬汗愈流，大家協力啊！來打拚噯噯喂！」

老人有事没事就哼唱這首「牛犁歌」，哼唱出與世無爭、忘憂忘慮、怡然自得、樂趣無窮的

心境，叫他歎羨不已。

他也漸漸關注花樹，開始拿鏟子、耙子、剪刀，開始鬆土、剪枝、施肥。這些在學校的實習課上原都操作過，很快駕輕就熟。回報也快，枝椏上芽苗頻冒，繁花綻放，香氣瀰漫，都像是一稚子得到糖後的笑臉。

他終於心平氣定，安於與泥土花樹為伍的生活。

苗圃的經營方式是花店、花販們來取貨。老人幾次慫恿他主動去開發市場，都被他婉拒，他怕自己的火爆脾氣會壞了生意。老人也不堅持。

「現在呢？你還怕嗎？」玉菁故意含笑刺他。

他笑笑：「妳來之前，永靖伯說他要逼我走回人羣去，逼我面對社會、面對現實。」

「你的打算呢？」

「他說，我始終不肯接受挑戰，就得不到磨鍊，就算活到他那把年紀，壞脾氣照樣改不掉，我覺得很有道理。況且，我被這脾氣害得不夠苦嗎？平白無故忍受幾年想妳的煎熬，現在知道妳還念著我，更給我很大的勇氣。」

心豪聲音越說越低，頭也小姑娘似地垂下去，看得玉菁打心底笑起來。

半晌，他擡頭面對玉菁的笑，又開懷說下去。

「記得爸爸常說，碰到貴人、碰到貴人，永靖伯確實是我的命中貴人。他給我錢去還房租，去還那天晚上的酒菜錢，他說做人不要欠債。妙的是，小吃店老板說他根本没追出來，因為他對我很熟悉，多少個寒冷的夜晚，看到我在木棉樹下盤桓，卻從來沒動念去騷擾他做生意，能給這樣一個失意的浪人一頓溫飽，賠幾個小錢要比賺一筆大錢更痛快，過後，他還時常留意要把手錶還給我，聽得我既感動又羞愧。」

「人間處處有溫情。」

「仔細想想，那天晚上我聽到追我的腳步聲，完全是心虛。」

「或許由於你知道心虛，表示本性不壞，冥冥之中才會有股力量引你到這兒來讓老人渡你上岸。」玉菁故意開他玩笑。

心豪卻說：「妳別笑，我有同樣的想法，而且是很嚴肅很貼心的感受，那確實是扭轉我一生前途的夜晚……。」

他沈思片刻，接著內疚深深問：「三、四年來，爸爸還好吧？」

「不錯呀！田越種越好。」

「他找過我沒有？」

玉菁故意怨聲怨氣：「哼，你想過他沒有？再說，上天入地，到哪兒去找你？你說。」

「求求妳，別兇巴巴對我說話，好不好？」

玉菁瞪他，他掙扎好一陣子，見她「噗哧」一笑，才低聲下氣說：「我想回去種田，妳肯不肯幫我探探路？」

玉菁內心狂喜，就算上刀山下油鍋，她都要促成這件事。

三

火車奔馳，玉菁看著飛馳而逝的平疇，「空洞空洞」聲幻變成阿海伯的吼叫：「我要把田賣掉，他別想要回來。」

永靖伯坐在過道那邊，看樣子真睡著了。心豪坐她身旁，眼睛緊閉，八成睡不著，心潮洶湧必然比她兇。

她答應心豪過後的週末，離開教室就直奔火車站。

回到高雄鄉下，進家裏一晃，就找到心豪家，碰巧阿海伯下田回來。餘暉下，瘦臉的氣色比上回見他時更加紅潤。

「阿菁，學校沒放長假，妳爲什麼回來了？」

她心裏一挫，頓時覺得很難開口。忙警告自己，不能才起頭就退縮。攏攏頭髮，吸吸氣，擠出笑臉急急說：

「我找到阿豪了，他要我回來跟您——」

阿海伯一怔，滿臉春煦遽變成寒霜，截斷她的話：妳不要提他，我沒有兒子。」

她懊悔不該單刀直入，又不甘心被「封殺」得如此快，結結巴巴說：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可是他要回來種田……」

長輩手像砍甘蔗般猛揮：「他混不下去了，落魄了，才想到家裏有田有地，對不對？」

「不是，他在台北幫一個永靖伯種花種樹，管理苗圃，做得很好，很風光……」

「妳不要再說了，我要賣田賣地，他想回來接收，做夢。」

阿海伯跨步進屋去。斬丁截鐵的口氣，她感覺不出有絲毫轉圜的跡象。噘起嘴，黯然離開。

長輩看在眼裏，十分不忍，畢竟還是強抑喊回她的衝動。

玉菁回到家，想起永靖伯的話，心情稍許開朗些。臨行前，她避開心豪，跟他見過一面。他十分稱許此行，不過勸她姑妄試之，別抱太大希望，免得受挫傷心，最後，他拍拍胸脯：



「受挫沒關係，我說句你們年輕人喜歡說的話，我誓做你們的後盾，好不好？」

她不想讓心豪知道受挫的真相，永靖伯卻認為他有權利知道，而且是次最好的考驗。

心豪的反應叫她驚喜。他没暴跳起來，只平淡的說：「我罪有應得，是預料中的事。」自怨自責的神情，反倒勾起她未完成使命的內疚。

「對不起，心豪，我會再想辦法的。」

「阿豪，你別傷心，阿菁，妳也別抱歉，我有辦法，我陪你們跑一趟，順便到高雄去玩玩。」

兩個年輕人都想不通永靖伯有什麼辦法，但對他有十足的信心。

於是三人結伴上了火車。

玉菁手肘碰碰心豪。

「心豪！」

他睜開眼，兩人側臉相望微笑。

「我暑假畢業分發服務，第一志願填的是高雄縣，聽說鄉裏新設的國中，下個學期就會招生，所以我分發回鄉的希望很大，這樣一來，我們又可以在一起了。」

「妳還是喜歡跟我？」

「嗯！」

心豪握起她的手對她笑，感激而帶幾分傻氣。

阿海伯對兒子遽然回來，相當驚奇，更驚奇的是來了一位不速之客。他没見過，但有八成猜得出來客是誰。兒子、玉菁不吭聲，來客也不先自我介紹。他客氣的招呼客人，卻傲氣的瞥著不肯請問對方。

永靖伯事先囑咐兩個年輕人別開口，全看他表演。坐定後，他含笑說：

「老哥哥，聽說你這兒有片上好的田要出讓，可是真的？」

「誰說的？」

「這兩位年輕人。」

「胡謔！」阿海伯瞪著心豪、玉菁，見兩人垂著頭，忍不住吆喝起來：「阿菁，是不是妳變的把戲？存心找人來戲弄阿海伯？」

「阿海伯，我哪敢喔！」

「妳不敢？明明是妳，我只對妳一個人說過要賣田賣地，妳還死不承認，我可要打人囉！」

……。」  
玉菁看阿海伯滿臉通紅，認起真來，直往椅背縮，惶恐的看著永靖伯：「永靖伯，我……我……」

永靖伯起身，拉起玉菁跟心豪。

「生意做不成人情在，走，阿菁、阿豪，我們回台北去，犯不著在這兒挨罵。」

「慢著，」阿海伯搶前一步攔住：「你真的是從永靖到台北去的嗎？」

「如假包換，你怎麼會知道的？」

「你兒子來過。剛剛你一進門，我就認出來，這齣戲，你也不必再演下去了。」

「你演的也不賴呀！」

兩個老人握手拍肩笑做一團，笑得滿面通紅。兩個年輕人反倒面面相覷。

「來來，老哥哥請上座，」阿海伯扶永靖伯在沙發上坐正，轉身叫心豪：「阿豪，過來。」

阿豪站到爸爸身邊，爸爸領他屈膝跪拜下去。

「老哥哥，請受我父子一拜。」

永靖伯會過意，慌忙起身扶住阿海伯。

「你真是耍折煞老身了。別多禮，坐下來，我想該把謎底揭曉了。」

原來，永靖伯的醫生兒子擔心老爸當受騙，悄悄留意到心豪高雄鄉下的地址，瞞著老爸爸開車南下拜訪阿海伯，既可了解心豪的家境背景，順便安阿海伯的心。阿海伯感激不盡，千拜託萬懇請，請他回台北後轉請老爸爸對心豪別客氣，盡量想辦法修理他，好磨磨他的壞脾氣。

「心豪，你沒說永靖伯修理過你。」玉菁存心糗他。

「永靖伯不會修理我，他只是默默的工作，不著痕跡的照顧我愛我，這比任何大拳頭都厲害。」

「對了，永靖伯，你沒見過阿海伯，怎麼有把握可以說服他不賣田地呢？」

「很簡單，等你們到了我們這把年紀就會知道。」

「不用等那麼久，只要兒女一落地就會懂。」阿海伯補上一句。

「哦——我想起來了，那一定是天下父母心。」

「妳很聰明。」

「還有，我記得彰化有個地方叫永靖，好巧，您的名字也叫永靖嗎？」

「哇，好一個聰明的娃娃，老哥哥，娶回來當媳婦必然幫家幫夫。沒錯，我是永靖人，在永靖種田種花種了幾十年，兒子到台北去讀書，畢業就留在台北做事，娶媳婦之後，三番五次要我

跟他媽媽搬去一塊住，我們不肯，你想想，一個種田的，真要過台北那種難得看到天、踩到泥巴的日子，要怎麼過呢？」

阿海伯頻點頭。

「幾年前，老伴害病先走一步，兒子媳婦堅持要我非到台北去不可，免得兩邊操心掛念，我想想也對，但還是不甘心，故意開出條件爲難兒子，想不到他真的在台北替我買下那個花園，我就沒有理由不去了。真不錯，人在台北，過的仍舊是永靖式的生活，種花種樹消磨時間，活動筋骨。」

「可是，我想效果就沒有永靖或者別的鄉下地方來的好，好比台北的木棉樹長得好慢，而且只開花不結果，花也開不熱鬧。」

「對，它們長錯地方了，人也是一樣，待錯地方，入錯行，一輩子沒有好發展。好在我已經不愁生活。而且，我要阿豪喊我永靖伯，意思是永靖來的田庄阿伯，也算對過去的一份懷念，還可以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是從哪兒來的。」

臨走之前，永靖伯留下一大筆錢給心豪。

「阿豪幫忙我那段日子，從來沒有領過薪水，這是他應該得的。」

阿海伯父子堅決拒收。後來，在心豪跟玉菁的婚禮上，永靖伯仍然送來一份大禮。

#### 四

幾年後，紀雯提著行李南下。她是去學姐玉菁服務的學校報到的，農村學童增多，新開的學校年年增班。玉菁開客貨兩用汽車去車站接她。

「妳會開汽車？是自己買的？」

玉菁笑著點頭。她扮個鬼臉表示不相信。

回到家，紀雯愉快得像隻雲雀，輕快的走走看看。

「那是什麼？」

「農具間，攔農具肥料的倉庫。」玉菁在一旁解釋。

「什麼？農具間都做得這麼牢固？用鋼架搭建，還有水泥地板，我記得讀小學的時候到鄉下去遠足，很多人住的還是木造房子，比這差太遠了。」

「哈哈，你想想那已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」

「才十多年前。」

「十多年夠讓一個黃毛丫頭變成亭亭玉立的美人了，對不對？同樣的道理，在一個勵精圖治

的國家，十多年也足夠把建設的力量普遍伸展到窮鄉僻壤。」

「有道理。那這又是什麼東西呢？」

「這台是割稻機、那台是插秧機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鄉村的『機』要比都市的多得多囉！」

「那當然，妳瞧，稻埕裏到處都是，跑呀跳的，咕咕叫、喔喔啼，可熱鬧著呢！」

「唉呀！菁姐，妳聽到哪兒去了嗎？我說的是機器的機，而不是雞鴨的雞。」

兩人笑成一團。

「我看鄉村家庭，冰箱、彩色電視機、洗衣機等家電用品也都有，卻比都市家庭還多出插秧機、割稻機，而且整個公共建設跟環境衛生都不比都市差，哪像鄉下呢？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國家的鄉村比我們這兒更繁榮進步的。」

「所以，以妳的成績，應該足夠分發台北市或者回台中市去服務的，妳卻偏偏志願到這兒來。」

「一來，受菁姐的精神感召，二來都市的人才太多，我留在那兒等於是錦上添花，起不了多大作用，但是這兒不同，好比正在成長期的孩童，需要足夠的營養，我來這兒才可以好好發揮。」

「對，這兒正需要你這種學問好，充滿青春活力和服務熱忱的人。」

「況且，這兒還有會結棉球的斑芝仔樹，對了，斑芝仔樹呢？快帶我去看。」

「妳別急，日子長著呢！」

「給砍掉了沒？」

「砍掉了我們可以再種呀！」

遠處傳來馬達聲，玉菁說：「心豪回來了。」

心豪把耕耘機開進稻埕停好，抱下一個漂亮娃娃，玉菁跟紀雯迎上。

「心豪，你瞧，誰來啦？」

「嗨，紀雯，歡迎、小乖乖，叫阿姨。」

漂亮娃娃嬌滴滴叫了聲「阿姨」，樂得紀雯開起玩笑：「好美喔，我看到新結的斑芝仔棉球了。」

風捲起串串歡笑聲，像顆顆斑芝仔棉在亮麗蔚藍的天空迴蕩不已……。